

近年来,随着琼剧演员青黄不接、市场价值减弱、受众群缩减等问题的出现,作为海南本土文化灵魂的琼剧,其传承与发扬受到挑战。但是,无论是在海南本土还是异国他乡,总是有这么一群人,不求回报、不遗余力地开始琼剧传承的“接力赛”,他们是“琼剧义工”。



文昌市琼剧团演员住在团里统一租住的小楼里,虽楼道狭窄,条件简陋,但演员们过得很充实。

“轻敌足,房门下,看新娘,几整装。么花娘,见我放面向土墙,反得了横目不看。可怜我,在南洋,见男女,行街上。牵手并肩靴平长,空忆我人在故乡。”这是海南著名琼剧编剧吴发凤的作品《爱河潮》中唱词,唱的是一位下南洋的文昌男子正在思念远在家乡的新婚妻子。

1930年代,出生在文昌市文教镇的一个小男孩,一听到同源小学的操场上有人唱起这段琼剧曲目,就飞快地跑到戏台后面,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掰开外围围着的“竹帘子”,透过罅隙“蹭戏看”。在当时,一场琼剧的门票要6毛钱,对于一般家庭的孩子来说是昂贵的。

时间一晃70年过去,昔日小男孩已变“白头翁”。一位76岁的古稀老人,如今,仍能一字一句轻轻哼起《爱河潮》的选段。

这位老人,叫郑心伶。他在三尺讲坛工作50年,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鲁迅研究学会会长,出版了30多部鲁迅研究、文艺批评、散文、小说等作品,从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近日,他又多了一个“名号”——文昌琼剧团董事长,一位不领工资、没有任何津贴待遇的董事长。

就在10月22日晚上,文昌琼剧团涅槃重生后首演成功。在文昌工会广场的大舞台上,郑心伶当着5000名文昌戏迷饱含热泪说了一句:“依回来了,依回家来了”。

文昌琼剧26年末“发声”

文昌,素称“偃武修文”的钟灵福地,文昌者,文运昌隆也。旧县志对文昌的“风俗”就有记载:“习礼义之教,有华夏之风”,“文风甲于他邑”。

2009年,郑心伶从广州回到家乡,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问他:“郑教授啊,文昌人总说自己桐(意为文昌人自信,自强),但是你桐到没戏唱,到底桐在哪?”

事实上,作为本土文化灵魂的琼剧,在文昌已经整整26年没有自己的剧团“发声”了。

琼剧原称“土戏”,形成于元朝,于明末清初吸收闽南西、徽调、昆腔、潮州正音戏等逐渐形成一个地方剧种。后期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文昌琼剧以倡导文明戏、时装戏、现代戏为主,闻名全岛。1960年,原文昌琼剧团成立,曾被誉为“琼剧一枝花”,由于受市场冲击,1987年后渐渐淹没。

“这句话相当于文昌话中一句最‘毒’的话——你桐,但你桐到‘没裤兜(文昌话:小裤)穿’!”郑心伶深感,是时候为家乡的文化做点事了。朋友的这句玩笑话触动了郑心伶的灵魂,让这位写作者想强烈地发出振兴文昌琼剧的强音。

76岁的老教师,知名作家郑心伶,担任着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鲁迅研究学会会长,近日他又多了一个“名号”——文昌市琼剧团董事长,一位不领工资、没有任何津贴待遇的董事长。这位热心的“琼剧义工”,四处筹款争取各界支持,让文昌琼剧团涅槃重生。

10月31日文昌琼剧团在文昌开始了首场演出。

文 / 见习记者 傅人意 海南日报记者 吴棉 图 /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琼剧义工」郑心伶



此前,他牵头成立了文昌文化研究会,先后出版10多本关于文昌文化的丛书,但并没有引起普通百姓的关注。他意识到,“阳春白雪”必须与“下里巴人”融合、齐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民生”。

四处筹款 甘当泰国公主书童

文昌琼剧团的重新挂牌,意味着一只凤凰26年涅槃重生。但是仍有刺耳的声音,传到了郑心伶的耳里:“挂牌是挂牌,关键是能长久经营下去吗? ”、“办剧团,你就等着跪哭吧!”……

“当时,市政府为了支持琼剧发展拨款25万元启动资金,但是我算过了,这仅仅够给演员交付首期合同的工资,连给他们租房子都不够!”这位

文人,从没下过海,经过商,现在却开始为“钱事”精打细算:起码要150万元才能运作起来,但他已经不好意思再向政府“讨钱”了。

作为文人的郑心伶,开始与人打“钱”的交道。

去年中旬,泰国海南会馆理事长、文昌著名华侨邢治喜的一封信,让正在发愁的郑心伶看到了机会。这封《纪念泰国海南会馆成立65周年特刊》的邀请函,也让他在一年中四下南洋。“当时也觉得年纪大了还要舟车劳顿,但想到这是一个和华侨联络感情、为琼剧团筹款的好机会,我毫不犹豫地去。”说起这事,郑心伶显得很有“心机”。

在四下南洋中,发生了一个“既是笑话又让人羡慕”的小插曲。今年5月3日,正值泰国海南会馆成立65周年。会馆邀请了泰国第二公主诗琳通参加并为会馆题词。这也是当时唯一一家唯一邀请到泰国公主“捧场”的中国会馆。郑心伶早早地便在广州买好宣纸、毛笔、墨汁,因为他

要给泰国公主当“书童”。当天,他先写好“泰国海南会馆”六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为诗琳通倒好墨汁,铺好了宣纸。随后,诗琳通则按照他的字体一笔一划地描写。

“现在这六个大字已经成为会馆的招牌”,郑心伶说。此后,泰国海南会馆为文昌琼剧团捐赠了一辆大巴车。

老师向学生“讨钱”

现在的文昌琼剧团,用郑心伶的话说是“‘戏台’已经搭起来了”,而这背后的强大支持是文昌市工商联捐助的100万元扶持资金。

“这钱,说得不好听,是我这个老师向学生讨来的。”郑心伶叹了口气说道。

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中,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邢治川认出了恩师郑心伶。“老师,您还记得您当时黑帮‘搞霸’后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吗?您刚开始讲课还有点拘谨,但是班里有一个声音大喊,‘老师,你大胆讲,我们支持你!’”

当时郑心伶的回答是:“有革命小将的支持,我一定把课讲好!”往事如潮水般涌来。那一堂课,他讲的《韶山升起红太阳》异常精彩。那一天,郑心伶再次对邢治川谈了重办文昌琼剧团的各种困难。

后来,在一次文昌企业家聚集的会议中,邢治川对他说:“老师啊,这次轮到我了。您重办文昌琼剧团,有什么规划?”

郑心伶一听,这个事情有点“靠谱”了。于是,他大谈本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罗列了诸多重办剧团的必要性,还谈了切实可行的规划。邢治川寻思了一会,笑着说:“老师,我决定以文昌市工商联的名义捐款给文昌市琼剧团,100万元!”

“当时我太惊喜了,从没有想过会得到这么多捐款!”老师一激动就把这个可爱的学生抱了起来。



文昌市琼剧团的演员们在彩排。

首演前郑心伶专注地看看文昌琼剧团演员们的彩排,有几分多感慨。

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10月31日上午8时30分,小雨。文昌紫贝岭工会广场舞台是文昌琼剧团的排练场所,郑心伶正在观看演员们排练。

这个51个成员的新剧团,年纪最小的演员17岁,最老的是76岁高龄的郑心伶,可以说是三代同堂。“有人叫我哥,有人叫我阿公、伯爹,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剧团的‘宝贝’。”郑心伶说。

这些“宝贝”,是郑心伶、钱汉堂、吕烈武等剧组牵头成员,多次去各市县剧团现场“挖”过来的。为了让演员们安心,剧团在广场旁租了两栋房子解决演员的住宿,个别演员还解决带家属一起居住的问题。今年适逢中秋节、国庆节,郑心伶还自掏腰包每人封了60元的“红包”,有时还以董事长身份“请吃饭”。

在采访时,郑心伶悄悄告诉记者,最困难时他自掏腰包,将准备在文昌买房子的30万元拿出来给剧团发工资。老伴至今还蒙在鼓里,而郑心伶则暗暗得意当了回“骗子”。

创建、开会、把关剧本、指导演出、当演员们的“心理辅导员”……郑心伶一刻都没有闲过。“虽然我在剧团不领一分钱,但是我值得。人的一生没有几件激动人心的事,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大家认可,值得。”郑心伶说。

对于文昌市琼剧团的重生,郑心伶曾多次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市政府与社会界的支持帮助是最主要的。“这个重生的‘儿女’还嫩,需要海南人都来呵护。”

最让郑心伶开心的是,文昌琼剧团刚接到了第一笔“订单”——铺前镇已到文昌琼剧团“绑戏”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郑心伶说。

新加坡也有「琼剧义工」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吴棉 见习记者 傅人意 图 / 宋国强

在侨乡文昌有一首民谣流传民间:去番发财回家乡,金银衣布装几箱;门起门来慢慢数,夫妻团圆乐心肠。时代变迁,在狮城新加坡的“番客”们乡情日渐浓,而回乡已然不是为了关起门来数“金银财宝”,而是为了守住海南的“宝贝”琼剧。

10月31日,新加坡演艺学院琼剧团的吴慧星和团友们与海南碧玉琼剧团联袂公演,在文昌市会文镇金青城剧院唱响琼剧《珍珠情缘》。

10月31日晚上8时30分,新加坡演艺学院琼剧团的吴慧星和团友们与海南碧玉琼剧团联袂公演,在文昌市会文镇金青城剧院唱响琼剧《珍珠情缘》。与省内众多的琼剧团不同,新加坡演艺学院琼剧团的演员都是业余演员,当天的演出不少演员是首次带妆登台。

异国他乡传承琼剧文化

眼前的台上的吴慧倩饰演的旦角唱功了得,俨然不像一位“新手”。这位1982年出生的女孩,已是一位有15年琼剧表演经验的“老行家”。

“这次回来发现我们的琼剧团发展越来越好,灯光、舞台、表演方式都有很大改进。”在短短的几天,吴慧倩与团友先后与海南碧玉琼剧团、琼海琼剧团、海南文化艺术学校等交流。

吴慧倩是琼剧科班出身,曾在海南文化艺术学校读琼剧表演专业。毕业后,在父亲创办的文昌实验剧团唱了5年琼剧,“但是当时的琼剧市场不景气,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行。”2007年,吴慧倩来到了新加坡,希望在这里能寻找自己的新天地。再次择业中她选择了当幼儿园华语老师。



新加坡演艺学院琼剧团的演员在化妆。



10月31日,新加坡演艺学院琼剧团和海南碧玉琼剧团在文昌联袂演出琼剧《珍珠情缘》。

且票房都不理想。“所以,今天我们在从琼海琼剧团交流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董事长还在和我说,如果再不抓紧行动,10年后新加坡的海南人没有琼剧听了。”在所有业余时间,吴慧倩全身心投入到传承琼剧文化的行动中。

“琼剧义工”不遗余力

现在,吴慧倩所在的新加坡演艺学院琼剧团同样是一家非盈利性质的琼剧团,2011年成立,由5位海南华侨牵头创办。

“董事们原本都是生意人,现在到了退休的年纪,出钱出力想为琼剧做点事,他们恨不得自己能上场。”吴慧倩现在在该琼剧团担任戏剧主任,平时利用晚上和周六周日的业余时间教学生们练基本功。这些学生也均为琼剧的业余爱好者。而新剧团的成立,吴慧倩希望通过自己当幼师的平台,从小开始培养孩子们对琼剧的兴趣,并为他们开设系统的训练课程,将来能“反哺”琼剧。

事实上,和吴慧倩一样,在新加坡,始终有一群海南人对琼剧情有独钟。但逢一些盛事,如会馆周年庆、姓氏公会庆更是“无琼剧不成宴”。

由于吴慧倩是琼剧科班出身,又有多年的表演经验,在新加坡的琼剧演艺圈子里,她已小有名气,并时常受到各种宴会的演出邀请,她也从来拒绝。

在这个圈子中,还流传着一位叫蔡筠翠的海南华侨的故事。在2011年8月,她自筹自演自掏腰包花了30万新加坡币(相当于150万元人民币)在滨海艺术中心举办了《四大美人》个人琼剧会。吴慧倩当时也受邀来到现场,很多外籍人士也被吸引前来观看。

吴慧倩说,琼剧是我们海南本土的文化,如果再不抓紧通过演出、培训的形式将它传播传承,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新三代”“新四代”不知道“琼剧”为何物。所幸,在新加坡,依然有着一群“琼剧义工”不计回报,仍在弘扬海南本土文化。

狮城琼剧的与时俱进

吴慧倩介绍,现在新加坡有一种戏剧表演形式非常流行——厅堂剧,即一改以往戏剧在剧场、剧院演出的形式,而选在一个厅堂内演出。这是戏剧精致化的体现,无论从妆容、出场形式都有很大的创新。这正是狮城琼剧努力的方向之一。

“就演员的妆容来说,新加坡的年轻人更能接受越剧较为淡雅的妆容,我们原本琼剧的妆太浓了,很多人告诉我一看到就有点排斥。”吴慧倩的设想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演员们的妆容进行改进,而在舞台设计上,考虑多运用新的技术手段。

吴慧倩表示,未来希望能通过招生培训,培养属于自己的舞台设计、演员人才,而针对海南华侨的三代四代甚至五代孩子进行重点培养。“只有一边传承与保护它,并跟随时代进行适当的创新,才能让琼剧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刚到异国他乡的吴慧倩,唱惯了琼剧,总是喜欢在家里的阳台上、梳妆镜前,“依依哦哦”的哼上几句。

但在狮城仅有22万海南人,“单是听到海南话都很难,何况是听琼剧”,吴慧倩感慨地说道,初到新加坡,琼剧已然成为浓浓的“乡愁”。

初来乍到,实在找不着哪里有演唱琼剧的地方,吴慧倩甚至想去上海越剧团哼上一曲。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仅有5人的新加坡琼联声琼剧团,吴慧倩找到了乡音,但也目睹了琼剧在国外的“式微”。

据介绍,受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融合及海南话较为小众的影响,琼剧的受欢迎和被接受程度远在京剧、粤剧、越剧、潮州戏等戏种之下。目前仅存5家琼剧团,且多为非盈利性质,很多演员老龄化严重,从当年唱“小生”变成如今60多岁的“老生”。

而在新加坡演出一场琼剧,从音响、灯光、艺术指导甚至包括演员,都要靠“租”,若选择在大型歌剧院滨海艺术中心演出一晚,需花费10万元人民币。在能容纳1000多人左右的小型剧场,则需2万元人民币,